



列傳卷第六十八

宋史三百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扈脫等奉勅修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玄

王延德

魏震

張質

楊允恭

秦義

謝德權

閻日新

靳懷德

王延德開封東明人曾祖芝濮陽令祖璋相州錄事參軍父温晉末契丹內寇温率鄉豪捍蔽境內里人德之宣祖掌畿甸兵與温厚善延德方總角宣祖愛

其謹重召置左右人宗尹京署爲親校專主庖膳尤
被倚信太平興國初授御厨副使數月遷正使從征
太原未幾加尚食使賜浚儀縣壽昌坊宅一區俄領
薊州刺史兼掌武德司改皇城使掌御輦院左藏庫
延德所領凡五印因對懇讓遂罷左藏御厨八年兼
充親王諸宮使延德素謹慎以舊恩每延訪外事端
拱初領本州團練使淳化中當進秩延德與王繼恩
杜彥鈞使額已極特置昭宣使以延德等爲之至道
二年加領平州防禦使真宗嗣位改領懷州永熙復
土提點緣路供頓咸平初出知華州占謝日面請罷

昭宣使從之實以禦侮正秩奉給優厚故也上幸大
名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明年以風痺請告遣還本
郡是冬卒年六十四四觀察使延德所至好撰
集近事掌御厨則爲司膳錄掌皇城司則爲皇城紀
事錄從郊祀爲行宮使則爲南郊錄奉詔修內則爲
版築記從靈駕則爲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諸司記
及治郡則爲下車奏報錄先是詔史官修太祖太宗
實錄多以國初事訪延德又上太宗南宮事迹三卷
子應昌莊宅使端州團練使
常延信并州平晉人祖思仕周歷昭義歸德平盧三

鎮節度延信皆補牙職領和州刺史思卒入爲大宅使領郡如故建隆初改領平州坐與妻族相訟左授右監門衛副率領護滑州黃河隄開寶中爲京新城外汴河南巡檢出爲潼關監軍延信以關路巖險奏易道路及填禁阬役工四十餘萬又監通許鎮兵改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賜袍帶錢百萬太平興國初秩滿留再任賜錢四十萬時亡命卒多以山林爲寇延信嘗領徒捕殺王百餘人又爲唐鄧都巡檢使代還繼改右清道右司禦二副率雍熙三年命督鎮州以北至軍前芻糧是冬爲全邵六州都巡檢使令疾

置之任就充羊狀六砦都鈐轄遷右衛

晉誠州

蠻歸欵命延信馳入溪洞索其要領又

且趣古

鎮過西延大木諸洞蠻人懼伏淳化中歷襄鄧宋曹

等州都巡檢使改左監門衛將軍屢部徒修護河防

改左領軍左屯衛二將軍充西京水南都巡檢使有

盜掠彭婆鎮及甲馬營延信馳以往悉擒之咸平中

歷太康鞏縣二監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四

程德玄字禹錫鄭州滎澤人善醫術太宗尹京邑召

置左右署押衙頗親信用事太祖大漸之夕德玄宿

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赴宮邸者德玄遽起不暇

盥櫛詣府府門尚闕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盤桓久之
俄頃見內侍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德玄
因從以入拜翰林使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來朝命
德玄迎勞之船艦度淮暴風起衆恐皆請勿進德玄
曰吾將君命豈避險以酒祝而行風浪遽止三年遷
東上閣門使兼翰林司事是秋領代州刺史從征太
原爲行宮使師還以功改判四方館事俄遷領本州
團練使又加領本州防禦使五年坐市秦隴竹木聯
筴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筭又高其估以入官爲王仁
瞻所發責授東上閣門使領本州刺史陝府西南轉

運使左拾遺韋務昇京西轉運使起居舍人程能判
官右贊善大夫時載坐縱德玄等於部下私販鬻務
昇洎能並責授右贊善大夫載將作監丞是冬車駕
幸魏府命總御營四面巡檢掌給諸軍資糧德玄攀
附至近列上頗信其言繇是趨附者甚衆或言其交
游太盛遂出爲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復拜慈
州刺史移知環州時西鄙酋豪相繼內附詔以空名
告敕百道付德玄得便宜補授頃之以疾求致仕優
詔不許淳化三年改本州團練使知邠州未半歲復
典環州李順之寇西蜀移知鳳州兼領奉成階文等

州駐泊兵馬事徙慶州咸平中入朝真宗命坐撫勞
訪以邊事俄出知并州兼并代副都部署移鎮州受
代歸闕景德初卒年六十五大中祥符中其子繼宗
上章懇祈贈典上憫之特贈鄭州防禦使兄德元同
仕王府至內酒坊副使繼宗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
次子繼忠內殿崇班德元子貴大中祥符五年舉進
士累進太常博士

王延德大名人少給事晉邸太平興國初補殿前承
旨再遷供奉官六年會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
人輸誠遣延德與殿前承旨白勳使焉自夏州渡河

經沙磧歷伊州望北庭萬五千里雍熙二年使還撰
西州程記以獻授崇儀副使掌御厨明年拜正使出
知慶州淳化三年代還監折博倉延德與張齊賢善
因國子博士朱貽業通言齊賢求免掌庾希進用齊
賢爲言之上怒曰延德願掌倉以自效未踰月又禱
宰相求免何也因召延德詰責自言未嘗遣貽業詣
相府有所求請上疑齊賢不實召貽業至貽業又諱
之齊賢耻自辯因頓首稱罪上怒即以延德領懿州
刺史以寵之五年提點三司衙司磨勘憑由司未幾
拜左屯衛大將軍樞密都承旨俄授度支使真宗即

位轉左千牛衛上將軍充使如故延德前使西域冒寒不汗得風痺疾艱於步履咸平初出爲舒州團練使知鄆州徙青州坐市物有剽利降授左武衛將軍久病落籍遣家人代詣登聞鼓院求休致上以其久事先帝復授左千牛衛上將軍致仕景德三年卒年六十八延德以攀附得官傾險好進時人惡之兄延之乾德六年進士至屯田郎中致仕

魏震不知何許人祖浩贍國軍權鹽制置使父鉞蒲臺令震初用祖蔭當補廷職自以習詞業不屑就姚恕嘗與鉞蒲臺交代及爲皇子教授太宗在藩邸恕

嘗稱震之材因招寘邸中即位補殿直廬壽八州巡檢從征河東掌行在左藏庫改供奉官雍熙初温州進端木成文震作詩賦以獻拜崇儀副使賜白金二千兩掌內弓箭庫出知保州會諸將北伐爲幽州西北路鈐轄下飛狐蔚州以功就遷崇儀使知蔚州復知保州移秦州鈐轄端拱中召拜西上閣門使俄知廬州徙澶州淳化二年進東上閣門使知鳳州坐事免至道初起爲洛苑使知洪州二年復爲東上閣門使知定代二州並兼行營鈐轄咸平元年卒子致恭殿中丞

張質字守朴博州高唐人少孤養于兄贊贊爲樞密院典謁質因得隸兵房頗爲趙普曹彬所知太宗征河東還駐鎮陽彬方典樞務一夕議調發屯兵時軍載簿領阻留在道質潛計兵數部分軍馬及得兵籍較之悉無差謬淳化中累遷本房副都承旨咸平初授左監門衛將軍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樞密吏皆以年勞次補有至主事而憎其職者景德三年夏內出公事三條令主事以下詳決之命質與禮房副承旨尹德潤宿御書院考第翌日上親臨閱視凡選補四十餘人不中式除崇班供奉官奉職者十餘人以質

爲左屯衛大將軍加給月奉歷右神武軍右衛二大將軍大中祥符七年轉都承旨任樞要僅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慤未嘗有過舊本院吏罕有遷至都承旨者上素知質廉謹故以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具利害質纂爲三篇目曰兵要以進上覽而稱善好養生之術老而不衰以是多接隱人方士然語不及公家事每大祀巡幸質多爲行宮使或領巡檢提點供頓之務天禧元年九月方候對承明殿暴中風眩與歸卒年七十四錄其子大理評事純爲衛尉寺丞孫思道爲三班奉職

楊允恭漢州綿竹人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儻任俠乾
德中王師平蜀羣盜竊發允恭裁弱冠率鄉里子弟
若干清泉鄉爲賊所獲將殺之允恭曰苟活我當助
爾賊素聞其豪宗乃釋之陰結賊帥子日與飲博陽
不勝償以貲使伺賊將害允恭其子以告因遁去內
客省使丁德裕討賊至州允恭以策干之署綿漢招
收巡檢賊平補殿前承旨太平興國中以殿直掌廣
州市舶自南漢之後海賊子孫相襲大者及數百人
州縣苦之允恭因部運入奏其事太宗即命爲廣連
都巡檢使又以海鹽盜入嶺北民犯者衆請建大

庾縣爲軍官輦鹽市之詔建爲南安軍自是冒禁者
少賊有葉氏者衆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
輕舫掩襲其首斬之餘黨棄船走伏匿山谷允恭伐
木開道悉殲焉賊寇每遇風濤則遯止洲島間允恭
領衆涉海捕之殆盡賊皆望風奔潰又抵漳泉賊所
止處盡奪先所劫男女六十餘口還其家詔書嘉獎
賜錢十萬轉供奉官詔歸改內殿崇班時緣江多賊
命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拏輕
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
之悉梟其首又趣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衆舟張幕

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爲幕所縈礮中允恭左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辦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

百萬淳化五年轉西京作坊使初產茶之地民輸賦者悉計其直官售之精麤不校咸輸榷務商人弗肯售久即焚之允恭曰竭民力而取之積腐而棄之非善計也至道初劉氏建議請廢緣江榷務許商人過江聽私貨鬻允恭以爲諸州新陳相揉兩河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雜以數品即商人少利請依舊江北置務均色號以年次給之事下三司鹽鐵使陳恕等以允恭議爲是詔從之即命允恭爲發運使始改擘畫爲制置以西京作坊副使李延遂著作佐郎王子輿並爲同發運使巢廬江二縣舊隸廬州道遠多寇

民輸勞費允恭請以二縣建軍詔許之以無爲爲額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鹽之賤故販者益衆至有持兵器往來爲盜者允恭以爲行法宜一即奏請悉禁而官遣吏主之事下三司三司言其不可允恭再三爲請太宗始從之是歲收利巨萬允恭與王子輿秦義同主茶鹽之任多作條制遂變新法真宗即位改西京左藏庫使又言川峽鐵錢之弊曰凡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之一今輸鐵錢亦一而吏卒奉舊給銅錢之一今給鐵錢五及行用交易則鐵錢之十爲銅錢之一且民入田稅以一爲

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給增一爲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復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嘗陳其事願變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議行之會賊順叛擾而止今陛下繼成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饒信之銅積數千萬若遣運于荆達于蜀蜀素多銅俾夔益遂各置監鼓錢歲用均給不十年悉用銅錢矣議雖未用然自是吏卒奉給始改用十鐵錢易銅錢之一知通利軍兼黃御河發運使會議減西鄙屯兵以息轉餉召允恭與崇儀副使竇神寶閣門祗候李允則馳往經度圖上郡縣山川之形勝允恭因建議曰自

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芻粟之運其策有三然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數尠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于外尋爲議者所沮而止復遣之任又議江淮鹽鐵使陳恕力爭詔從允恭之議加領康州刺史咸平初以北邊賣馬未有定直命允恭主平其估乃置估馬司鑄印以爲常制王均之亂上慮南方有聚寇命允恭爲荆湖江浙都巡檢使內殿崇班楊守遵副之賜與甚厚二年夏以疾聞遣其子大理評事可

乘傳侍疾七月卒于臬州年五十六賜其次子告同學究出身賻錢二十萬緡百匹又以錢五萬帛五十匹給其家命揚州官造第一區賜之允恭有贍幹能以方畧捕賊王小波之亂也李順之兄自榮據綿竹土人多被脅從允恭兄允升弟允元率鄉里子弟併力破之又爲王師鄉導執自榮詣劔門以獻王繼思表其事詔賜允升學究出身授本縣令允元什邡令明年召赴闕授允升右贊善大夫允元大理評事可咸平元年進士喜屬文有吏幹累召試歷戶部鹽鐵判官知洪宣潤壽潭州至都官員外郎告虞部員外

郎

秦羲字致堯江寧人世仕江左曾祖本岳州刺史祖進遠寧國軍節度則使父承裕建州監軍使知州事李煜之歸朝也承裕遣羲詣闕上符印太祖召見稅其趨對詳謹補殿直令督廣濟漕船太平興國中有南唐軍校馬光璉等亡命荆楚結徒爲盜羲受詔縛光璉以獻太宗壯之積勞改西頭供奉官決獄于淮南諸州淳化中又督洛南採銅雷有終稱其有心計遣監興國軍茶務合楊允恭改茶監法薦羲掌真州糴務尋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羨餘十餘萬遂與允

恭同爲江淮制置擢授閣門祗候兼制置禁稅咸平初入奏真宗面加慰勞淮南權鹽二歲增錢八十三萬餘貫以勞改內殿崇班又兼制置荆湖路江南群盜又爲民患羲討捕皆盡四年領發運使事改供備庫副使獻議增權酷歲十八萬緡所增旣多尤爲刻下會歲旱詔罷之景德初遷供備庫使知江陵府坐舉官不如狀削秩大中祥符初起授供備庫副使宿州監軍稍遷東染院副使明年廣州言澄海兵嘗捕宜賊頗希恩桀驁軍中不能制部送闕下上以遠方大鎮宜得材幹之臣鎮撫之宰相歷言數人皆不稱

旨上曰秦羲可當此任復授供備庫使充廣州鈐轄
歷東染院使知蘇州改崇儀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因對求典藩郡遷內園使知泉州天禧四年代還道
病卒年六十四羲知書好爲詩喜賓客頗有士風歷
財貨之任凡十五年精勤練習號爲稱職

謝德權字士衡福建人父文節初仕王氏爲候官令
後入南唐爲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周
世宗南征文節獨擐甲度大江潛覘敵壘吳人號爲
鐵龍後守鄂州拒宋師戰沒德權初以父死事李煜
署莊宅副使歸宋詣登聞檢院自薦補殿前承旨遷

殿直陝西巡檢以勞就改右侍禁咸陽浮橋壞轉運
使宋大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岸聚石爲倉用河
中鐵牛之制纜以竹索繇是無患咸平二年宜州溪
蠻叛命陳堯叟往經度之德權預其行以單騎入蠻
境諭以朝旨衆咸聽命堯叟以聞加閣門祇候廣韶
英雄連賀六州都巡檢使代歸提點京城倉草場先
是厰積多患地下濕德權累甃爲臺以藉之遂無敗
腐京城衢巷狹隘命德權廣之旣受詔則先撤貴要
邸舍郡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臣已受命不
可中止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各屋室僦資耳非有他

也上從之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之制會有
兗人劉曄僧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搆西夏爲叛
者詔溫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
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妄泌獨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
德權曰泌欲陷大臣耶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
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上
乃可之六年命城新樂縣遷供奉官又命浚北平砦
濠葺蒲陰城一日遽乘傳詣闕求對且言邊民多挈
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塞傳潛閉壘自固庶民
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為今歲契丹必寇內地今

邊兵聚也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
天雄城壘闊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城北治德清
軍城壘以爲豫備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
上慰遣之既而契丹果圍蒲陰及聞有詔修河北行
宮德權又驛奏請車駕毋度河及至澶州德權單馬
間道赴行在未幾遷內殿崇班提轄三司衛司德權
爲設條制均其差使有大將隸內侍主藏內侍爲奏
留規免煩重之役德權彗奏白上極言僥倖上稱其
有守又命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叅督輦運前
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而主者因循隄防不固但挑

沙擁岸陟或河流汎濫即中流復填淤矣德權湏以沙盡至土爲垠棄沙隄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爲大錐以試築隄之虛實或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建議廢京師鑄錢監徙西窰務于河陰大省勞費改崇儀副使兼領東西八作司先時每營造患工少至冬歲不成德權按其役皆尅日而就大中祥符元年議東封命與劉承珪戚綸同計度發運遷俱備庫使預修玉清昭應宮時累徙民令以廣宮地劉承珪議掘地及丈加築以壯基址德權惟患其勞役過甚日與忿爭不能奪遂求罷復領京城倉草場導金水河自皇城西環太廟凡十餘里三年出知泗州占謝日自陳臣義領京務頗慮中外觀聽謂臣負譴外遷願稍進其秩詔改西染院使遣之至任踰月卒年五十八以其子平爲定遠主簿給奉終喪德權清苦幹事好興功利多所經畫見官吏徇私者必面斥之所至整肅然喜采察纖微以聞于上朝論惡之

闕日新宿州臨渙人少爲本州牙職補三司使役吏淳化中選隸壽王府主邸中記簿真宗即位擢爲供奉官提點雄霸靜戎軍權場咸平元年遷內殿崇班

永興軍駐泊都監徙劔門關兼知劔門縣就加供備
庫副使慶州都監景德初命管勾邠寧環州駐泊兵
馬時部署張凝屢入邊界焚族帳日新皆提兵應援
俄知涇州未幾移慶州上言野溪三門等族恃險隘
桀黠難制請開古川道東至樂業鎮西出府城從之
就轉供備庫使知環州兼邠寧環慶路鈐轄緣邊都
巡檢使安撫都監俄換涇原儀渭路二年遷如京使
領萬州刺史上朝陵東封皆命為行宮使大中祥符
初改文思使日新起胥吏好云為以進取嘗上言群
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章亂以受奉望自今年二

十以上乃給廩又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丞郎舍人
以上導從呵止太盛難於趨避望令裁減又屢請對
多所建白且自陳筋力尚壯願正授刺郡守邊城以
効用俄真拜坊州刺史知渭州兼涇原路駐泊鈐轄
將祀汾陰故改知同州事儼信頓即日新所部車駕
至迎謁獻方物勞問久之遂從祀睢上賜以襲衣金
帶還過新市鎮又設綵樓樂伎以迎駕明年徙知徐
州代還以足疾改又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團練使知
單州疾益甚許還京師天禧初卒年六十八

靳懷德博州高唐人祖昌範殿中丞父隱禹城令懷

德太平興國中明法解褐廣安軍判官秩滿授瀉臚
寺丞歷著作佐郎太子左贊善大夫通判相州改殿
中丞通判廣州遷國子博士通判倉州歷虞部比部
員外郎又通判莫州知德州咸平中契丹入寇懷德
固守城壁又轉運使劉通言其善政連有詔褒之徙
知密州會留後孔守正之鎮代還監鐵使陳恕判官
王濟薦其武幹換如京使知邛州懷德本名湘素遊
寇準之門準父名湘景德中準方爲相懷德乃改名
馬俄知滄州大中祥符初召還復遣之任吏民詣轉
運使李士衡借留懷德士衡以聞未幾遷文思使二

年秋以江左旱歉命爲洪處十州安撫都監未至任
改知曹州明年春選爲益州鈐轄加領長州刺史懷
德歷官以強幹稱然酗酒多失將行別詔戒勗真宗
又面諭之就遷北作坊使在劔外軍民甚畏愛之復
以善職入拜西上閤門使改領昭州刺史知澶州是
州居水陸之要懷德悉心撫治頗著政績使車往復
多稱譽焉又知陝州踰年歸闕而卒時天禧元年年
七十三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錄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
事功允恭有心計誨事是時摘山煮海方舟之漕規

制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義亦精心敏
職士大夫許其醞籍德權清廉強伎矯名好威然其
斥謝泌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哉
延德而下遘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可
取者焉

列傳卷第六十八

列傳卷第六十九

宋史三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昫脫等奉

勅修

李迪

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徙幽州曾祖在欽避五
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為文見柳
開開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
通判除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為三司監鐵
判官東封泰山復通判兗州坐嘗解開封府進士失

萬曆二十八年刊

宋史列傳卷六十九

一

當謫監海州稅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召糾察在京刑
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爲三
司監鐵副使擢知制誥真宗幸亳爲留守判官遂知
亳州亡卒羣剽城邑發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罷所
發兵陰聽察知賊區處部勒驍銳士擒賊斬以徇代
歸會兪廝羅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
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
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
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馬元方
所上歲出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

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
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
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
德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
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加塗塹而已及幸
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
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
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
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兪廝羅欲入寇
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

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
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
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
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
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
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
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
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
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
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

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章獻
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
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
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陛下有
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
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
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
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
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
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初真宗不豫寇準議
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即日
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
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
旣貶謂寢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
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歿猶不恨安能附權
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
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迪
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爲左丞者旣而
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

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
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
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
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
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
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仁宗卽位太后預政
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
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歿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
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爲秘書監知
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

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旣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呂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隣交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毋令往又之改戶部尚書知交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漢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

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東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
孝基孝稱

東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為
館閣校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稅
謂之乾渡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
府推官鹽鐵判官歷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陝西
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東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
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惻然即賜其碑曰旌忠拜天
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
蔭之門太廣遂詔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

者一千人知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復舊職兼侍
讀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
術而已帝頗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
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為容覆賜賴王生日禮物故
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也
王即位未幾東之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
仕舊無閣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
善堂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宮在殯朕不得為詩令
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叙其事東之出

都門即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熙寧六年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錄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邑多

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爲之衰止爲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圯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疆今保鄣若是且奈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責人銜命來視規置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內縣鎮夔路湖南刑獄樓蠻暴嶺外肅之親扞諸境會蔣偕失利亟率兵往躡于臨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仕義叛討平之猶以過左遷知齊州改江東兩浙河

北轉運使進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宗初即位諒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困以儲庾粟之暴露者爲芟舍以居民啓廩振給嚴敞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遣使勞賜遷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出知定州還權二司使又出爲永興軍青齊二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爲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肅之內行修飭母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

鞠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仕以官辭不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爭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旣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即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

異恩也檢正中書刑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
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
郡縣昧於奉法歛羨餘過制承之曰是豈朝廷意邪
悉裁正其數遷集賢殿修撰擢寶文閣待制爲同羣
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權
三司使蔡確治相州獄多引朝士皆望風自折服承
之爲帝言其險詖之狀帝意始悟趣使詰竟遷龍圖
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
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
遷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
又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
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
待制知汝州未幾爲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
部侍郎戶部尚書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州歷應天
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
定中夏人犯邊契丹復發兵並塞疆候戒嚴及之言
契丹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張成務
以疑我必不失誓好願母過虞已而果然徙通判河
南府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掠城市及之督領軍

騎與海語論使歸命當奏貸其死海感動弛備奏方
且而衆兵集悉獲之知信州靈鷲山浮屠犯法者衆
及之治其姦流數十人乃自劾朝廷嘉之釋不問入
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
卷三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之
召試除有秘閣歷開封府判官知涇晉陝三州及之
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
議大夫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
此李迪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

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知汝
陰雍丘縣通判閬州舒州知隋州所治雖劇然事來
亟斷不爲證左回在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
無他省事耳閬中江水齧城幾沒郡吏多引避孝基
率其下決水歸旁谷城賴以全舒吏受賂鬻獄以殺
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廼抵吏罪以親
須養求監崇福宮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閑十年累官
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羨之以
比三疏孝基爲人冲澹善養生平居輕安第孝稱進
封帝問起居狀歎曰度越常人遠矣後十一年無疾

卒

孝壽字景山爲開封府戶曹參軍元符中呂嘉問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鍛鍊上書人命孝壽攝司錄事成其獄徽宗即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爲政以爲府推官遷大理太僕卿擢顯謨閣待制爲開封尹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斷截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剖付旁郡一切治理加直學士出知興仁開德府京起蘇州章繼獄還孝壽開封使往即訊至蘇州窮治鐵錢逮繫踰千數方冬慘掠囚墮指脫足不可計死則投于垣外日夜鍛鍊疑未就京猶嫌其緩召使還其後繼兄弟竟用此黥竄又知號堯二州坐守興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歿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改開封尹奉宸庫吏呂壽盜金繫獄而逃孝壽盡執守兵論爲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上直者亦以不卽追掩繩之凡隸四十人陰賂杖者使加重六七人纔出關而歿帝聞之命悉還餘人於是諫議大夫毛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不聽孝壽猶以獄空上表賀孝壽雖亡狀亦時有可觀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

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傲尹
書判私用刑孝壽卽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
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
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明年以疾罷爲龍圖閣
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孝稱字彥聞以蔭登朝值郊恩得封父及之已官通
議大夫有司限以格孝稱言恐非朝廷所以推恩優
老之意詔特許之遂爲著令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
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蔡京之姻宋喬年爲京畿
轉運使有囚逸捕得之孝稱上其功喬年受賞而孝

稱用是得工部員外郎不閱月遷大理少卿連奏獄
空進爲卿且數增秩擢工部戶部二侍郎爲開封尹
陳瓘之子正彙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
凝執送京師併逮瓘詣獄孝稱脅使證其子瓘不可
暨獄上竟竄正彙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而以
其兄孝壽代爲尹孝稱請班兄下不許避親嫌徙工
部卒贈光祿大夫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
於里人張震善爲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
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

判濟州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
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景德
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
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知
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
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
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旣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
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
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
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

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旣退使內侍諭
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
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
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旣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
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
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再
遷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院三班
院遂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
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
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

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卽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寘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宮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

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排審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旣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

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耶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卽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陝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權其利且請推其法天下曾請罷之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班已上嘗怏怏不悅語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強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議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

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會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會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會謹甚會力薦爲相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會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會曰卿亦有所不足邢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會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會與

夷簡交論帝前會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辰墜其寢左右驚告會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別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啓視之皆曰人書簡後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

始仁宗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曾無子
養子曰緯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尚書兵部郎中
秘閣校理致仕卒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爲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
第累遷太常丞同知禮院獻所爲文召試直集賢院
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上之以其
書藏太常權三司度支鹽鐵判官任布請鑄大錢行
之京城三司使程琳集官議子融曰今軍營半在城
外獨行大錢城中可乎事遂寢權同糾察刑獄知河
陽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

累遷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廼取讞獄輕重可爲準
者類次以爲斷例拜天章閣待制尚書吏部郎中知
荆南盜張海縱掠襄鄧至荆門子融閔州兵將迎擊
之賊引去遷右諫議大夫知陝州徙河中府旣而勾
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知兖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進兵部卒
本名暉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爲名性儉嗇街道卒
除道侵子融邸店尺寸地至自詣開封府訴之然教
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氏從僧懷璉遊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

河陽節度判官咸平奏疏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
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宸箴出知劍州逾年召試
中書加直史館而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江南旱
與李防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
星見司天以瑞奏群臣伏閣稱賀知白以爲人君當
修德應天而星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
宰臣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又言
咸平中河湟木平臣嘗請罷郡國所上祥瑞今天下
無事靈貺並至望以泰山諸瑞圖寘玉清昭應宮其
副藏秘閣陝西饑命按巡之尋知鄧州會關右流儻

至境知白旣發倉廩又募民出粟以濟擢龍圖閣待
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中使契丹知白以朝
廷制官重內輕外爲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乃
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青州還
京師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劇邪宰臣言
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擢御
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郊禮成遷尚書工部侍
郎時同列王曾遷給事中猶班知白上知白心不能
平累表辭之曾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
祿大夫復爲給事中判禮儀院曾罷還所辭官時王

欽若爲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旣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卽位進尚書右丞爲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修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親問疾不能語薨爲罷

上巳宴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頽廢殯不可辨知白旣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旣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嘗過陝州與通判孫何遇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及還知白略無所遺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

以爲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爲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于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遙縣使者薦之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

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寃獄知州王曙爲作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決衍辨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伏辨之詔爲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召爲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還爲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于民而用足還爲樞密直學

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行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

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詮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旣視事卽敕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爲設方略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屍并得賊殺他婦人屍二秦人大驚徙并州元昊及以太原要衝加龍圖閣學士寶元

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
吏因緣爲姦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
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開封
府權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
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
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賜手詔敦勉爲河
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
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
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
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

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
方交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
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下以爲恨契丹壻劉
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
歐陽脩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
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
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爲謀國乎納之何益
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
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其
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

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旣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平日議論實非朋比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

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還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凡杖侍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封祁國公衍清介不殖私產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

一枕一席小墻厓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尚書高士奇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徃徃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君德日就草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列傳卷第六十九

列傳卷第七十

宋史三百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尚書丞相兼樞密使領總制院

勅修

晏殊

隴籍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呂夷簡

子公綽公弼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

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封恩遷光祿寺丞爲集賢校理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爲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爲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斧彙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

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書監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叅知政事加尚書左

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交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宮后服對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為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為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

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儼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穎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

宰相踰年病寢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即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愾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瞻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爲朝請大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及進士第爲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爲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爲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修天聖編敕爲刑部詳覆官擢羣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羣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迺復借之數日而覆罷樞密掌機命反覆乃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歲璽書內降寢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輒自逃避以宮掖之親三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

異於昔臣竊惑焉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疆者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召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醇之天子御史也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皆寢不報反坐言官禁

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爲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府府史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文彥博鞫黃德和獄未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宮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宮中所用宜務加

裁抑取則先帝脩德弭災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日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資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于谷旁數募民耕種收

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亂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爲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旣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撫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賀從勗來改名曰曩

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召籍爲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太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負而遽爲昭文館太學士出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

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嶺南平二廣舉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爲過頃之齊州學究皇甫淵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清貺與籍弟家親給爲淵白籍題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開封府捕清貺刺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

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預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爲夏人所敗復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薨年七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比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刻磔或累咎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疆叛詔轉運使王濂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疆而斬之濂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爲已任誘珍州駱文貴承州駱世華納土費不貲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生事詔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幾其酋董舜咨董彥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賜第京師更名保州祺州霸州亭州使恭孫進築之言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謫保

靜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爲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爲京西轉運副使陞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北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

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大寬王旦曰南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秘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憇遣子弟就學毋喪起復光祿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

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事徙河南府入為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為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義者謂非補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為莊憲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為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懼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薨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下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為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釣事閩為達州刺

宋史列傳卷七十一
十一
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
及生父負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爲
人莊重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
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僉書兗州觀察判官事
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
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張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
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
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卽反
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未幾召
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

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誥踰年爲
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爲群牧使遷禮部
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學士擢同知樞
密院事遷戶部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
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
卿職此也陝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兼樞
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
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徙
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

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
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
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
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
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
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
若既而章十上請罷帝不得已許之初閩人謠曰南
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湧可涉云一蘇同賦
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
隨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

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
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
為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
理寺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
所以求闕政今禪封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
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
農器有筭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
擢提點兩浙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
宮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

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
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爲
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
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旣而屬御史臺按之
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實
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
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
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
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趙安
仁爲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

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爲安
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
治嚴辨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即位
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
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叅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
書內之方甲具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
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
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
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
同列皆辭之後爲例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戶

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宮使
王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
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
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進
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辭進官天聖
未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爲順容薨宮中未治喪夷
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
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
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
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祭衰成服備儀

仗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
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
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
以爲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
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旣長夷簡請
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
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
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
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
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

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詞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

夷簡為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為置太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

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况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脩洛陽夷簡曰此子囊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

今翦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是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吳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縹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

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
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而夷簡謂伏閣非
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
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
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
斥士從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
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爲世名相始王旦竒夷簡謂
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相後曾家請御篆墓
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有集
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祐陰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爲館
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
罷相復爲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
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產第賦役重士至不敢多畜
牛田疇久蕪穢公綽爲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
部南曹累遷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
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容直假太常旌纛羽
籥爲優人戲公綽執不可遂罷之糾察在京刑獄虎
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誣
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搖

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爲史館修撰時夷
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
外郎復爲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
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
薦新諸物禮官議定廼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
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
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裸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茹
醢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者天地
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
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

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
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
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
而真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真宗謚
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爲章多施行之歷知制
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
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
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爲廣邪郤之弓
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爲三等凡十丁爲社至
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

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死至是御史以爲公綽受籍旨杖殺清貺以滅口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即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甲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宿師備邊旣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邊冗賦及民逋數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于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

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訐訢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脩

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柰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使議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嗾公弼不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爲御史中丞以偏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

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爲非人情
帝曰是當退爲剩員者今故爲優假何所害對曰臣
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旣使去本土又削其廩
儻二十萬衆皆反側爲之柰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
乃陳不可帝皆爲之止安石立新法分弼數言宜務
安靜又將䟽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橐示安石安石先
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
撫秦晉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
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
患乃由永和旣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詔褒之麟州無

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
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
石去遂代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
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
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
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
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
于茲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後保甲市
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新鼓
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

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
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
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
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
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爲所詘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
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旣數遭
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
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
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修飭事兄甚謹
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

井淮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士善陷夏人每至
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
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堽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
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王
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師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
倉卒時有緩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
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
慰勞而遣之旣赴鎮羌董氊輒治書稱敕公弼卻之
曰藩臣安得妄稱敕董氊懼自是不復敢纒旬月復
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宮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

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
占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
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盜所奪
逐之遭傷尹包拯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
笞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
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
遣使議守棄之便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遂
存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徒
知謂州再徙鄆州坐失入死刑責知蔡州元豐初帝

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鄆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
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
第一也改襄陽令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
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
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
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歸改秘
書丞監折中倉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
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鋪官
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
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

再擬輒見卻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卽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

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旣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七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冊

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一等以答天
變帝慰勉之羣臣上章懿謚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
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
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翌
日入謝班崇勳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爲使相臣
官僕射位當下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勳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
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徙河南府
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
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

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
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
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儉許之人宜自戒懼矣馮
士元獄旣具帝以決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徇非
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有黨
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
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
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爲
差等出內藏緡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
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

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携妻子
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
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
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廼拜太傅封鄧國公
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與一子
五品服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
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
賜士遜宰相得討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
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
舊德之碑士遜主七日喪毋其姑育養之旣長事姑

孝謹姑一爲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大君
初陳堯佐罷叅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
誣言宮陰附宗室者士遜曰儉人構陷善良以搖朝
廷姦僞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
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籍寵肆威士遜居其
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
爲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
再遷爲丞士遜爲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
英俊不可乃令館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
館書籍遷秘閣校理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

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制罷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
何郊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
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
侍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廼賜金紫累遷
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大集僧道士女謂
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卒
官士遜嘗記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爲
資善錄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
閣學書積二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
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
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
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
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
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
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
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列傳卷第七十

萬曆三十八年刊

宋史列傳卷之七

三

列傳卷第七十一

宋史三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國事兼御史中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奏勅修

韓琦 子忠彥

曾公亮 子孝寬 孝廣

孝蘊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眾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

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患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爲體量

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爲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拓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

賊驕情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二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

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士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備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管洛邑繼又陳揀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

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群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脩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脩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群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

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賙其家籍其孤嫠旣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饑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旣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

契丹冒占天地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
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
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
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
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
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
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
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旣連失三王自至和中

得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
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
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
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
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
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
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
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
公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
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

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

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安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

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帑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作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旣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卽召學士草制立穎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琦執政

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與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秘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

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
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
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
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
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
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出
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
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
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
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

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
天下琦請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
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
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
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
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
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
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雖取吐蕃之地以
建熙河契丹開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
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剗團保甲四也諸州

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置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畊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

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䟽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䟽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未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人星隕于治所

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爲治冢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爲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真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

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又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

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谷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爲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爲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爲戶部判官琦夢服除爲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乘常用兵西方旣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王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

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

獻時事仁宗惡其特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卽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 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敘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在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
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
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
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
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
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別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
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
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
下於大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

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
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
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又之爲國子
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
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
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
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
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昧謝不行
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掇前後章程視以從事

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謬耳索之果然復爲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田產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彊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彊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迫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柰何雄州趙滋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知戶部尚書帝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

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
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閱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租賦人
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
長安豪喜造飛語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
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
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京師旋以太保致
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
書令謚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
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沉深周密
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

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
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內外若不與之者嘗
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
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
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
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云子孝寬從子孝廣
孝蘊

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
兩傍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
秘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

且籍爲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勝十七縣揭賞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比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棧至者須校驗無所

失亡乃得送銓監吏領賕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留一歲中歸選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紆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跡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卽日濬決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出提點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爲左司郎中擢戶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

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泣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糶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牐以便漕運商賈旣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爲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日出從其言得盜崇寧建殿中省擢爲監居數

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旣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爲戶部侍郎帝嘗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蘊約敕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旣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旣克復

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
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
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
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
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
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
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
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
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恕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

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
堯佐緣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侍王守忠
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昇補郡久不召彭思
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
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
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
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
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閹滯罷懦則凌肆刻薄
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

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爲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

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關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旣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旣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旬帝

數敦論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沖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

等輩多與宗室狎克齒最少獨以嚴見禪相率設席受經克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爲之請仇家譖修以爲黨宿詔出修同州克言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遂若以爲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克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緝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克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

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克
所在會入覲語其爲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
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
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藁殯數
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塋詔著爲令河北水災地
震爲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克子安持其壻
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
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
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爲外臣無庸列置
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克言不用八年進

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
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
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
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
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
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在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
者黥一人餘復送後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
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知審官東院出知
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與憲相
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圖閣

直學士復以爲秦州固辭改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
開封府爲政明恕幕入遷黼坐設毀其角法當徒公
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
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
宮嬪狎至奈何顛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
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
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
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
生百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

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
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饑其知不可而弗能勇
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安
持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
儲安持子侔官皆負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
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曾祖永事太宗爲
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筭
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
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

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喟曰騏驥方生
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
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摔置之法王倫犯淮
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
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
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
遂爲賀正旦使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
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
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

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
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
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
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
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
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群王又使爲序以所御筆
墨戕硯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誅
貴勿不誅長故天子稱天以誅之制謚於郊若云受
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
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

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秘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聞二府負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

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

朝五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公賜壽昌甲第
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
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
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日爲三旨
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
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
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當時兩府大
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
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
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

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卽位還其官
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久復之珪季父罕從
兄琪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
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
之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
其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
富室至豫貯以待鬻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
輸錢旁州聞之昔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修太
宗別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之罕白是特歲久舟

添黠闇但當致飾耳棖櫨皆如故唯易一楹省緡錢
十萬出爲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
州守仲簡自圍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
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
之惡少年正相率爲盜里落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
郊遮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
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
者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
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
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之無至

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擄者十八
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爲壯丁不肯
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
於是染庫帛爲旗授之割牛革爲盾形柔之湯中每
盾削竹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爲鼻使持之自蔽斷苦
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
倣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
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
廣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
戴黃蓋臨觀相去三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

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絕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遁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爲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衆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汝父內爲交趾所仇外爲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爲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復爲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父死妾

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尋愈郡人傳爲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爲戒云

琪字君王兒童時已能爲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

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
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
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
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戶部勾院知制誥
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
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
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
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
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
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
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
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
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
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
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厨傳以沽名譽故待
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州詔
真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
成升之自爲言官卽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
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

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
行何望其能正救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
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
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
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哉

列傳卷第七十一

列傳卷第七十二

宋史三百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樞密國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富弼 子紹庭

文彥博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
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
竒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魯晏殊殊妻以女仁
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
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事貶弼上言
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

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勲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斌為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弼言用守斌既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勲德和覆

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為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畱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

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旣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何以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

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治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
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
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
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
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
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
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
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
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
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

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
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
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
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
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
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
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
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
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

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
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
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
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
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
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
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
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
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

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
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
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二年拜樞
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
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
萬一改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悔之耻坐薪
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
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命
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
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

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

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糧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家塋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

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反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卽自劾顯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

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慄弼彥博入問疾因託襦衾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語在彥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

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
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祔
國公進封鄭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
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
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
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
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
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
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
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

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有爲
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
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
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
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
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
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
外事故姦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
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
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

有悔是時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帝手詔褒荅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是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

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治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縣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

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翊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略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特哀憐愚忠曲垂采納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

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伴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疾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爭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宋史列傳卷七十三
十一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
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
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
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
復舊典焉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壻及甥
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
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
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
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
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
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別有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
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穎昌史炤
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
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
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
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
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

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於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毬鈴轄解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

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校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乂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丁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入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旣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

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倖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

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証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湖河穿六滌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總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

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往愚耳未忘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

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項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官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旣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

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劔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

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益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撫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徒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觀

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二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

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兩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張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

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旣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

第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
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
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
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
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
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
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
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爲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
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
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

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道宮蔡渭邢
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
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之卒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
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
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
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
禦侮於千里之表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
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
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彥博相繼以

老儉人無已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
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手不具身

精兵

請

時

對



